

民初留學歐洲憶往(上)

陳和銑

留學行前迭遭喪變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八月暑假，我隨周遠村(斌)姨丈和邵稚雲(保)老伯，往山西親覓先四舅父張公世膺，以及吳公祿貞、周公維楨靈柩於太原，事後我單獨經石家莊乘京漢車南歸九江省親，然後馳往南昌，推動派選海外留學事項，進行順利，因緣時會，經由前輩長者，熱心贊助，不及數旬，居然達到願望，這是江西省首次官費派選東西洋留學生，我蒙李都督烈鈞特派留法，於民國元年十一月三日經教育司司長符鼎升(九銘)發出公函通知出國留學。

不意回到老家，遭遇兩大不幸事件，一為母親於是年六月奔往上海探親，目睹先外祖母苦念已經在石家莊殉國之四舅張世膺先烈，竟無法勸解，大受刺激，以致秋天返回九江不久，即神經崩潰失常。一為三叔仲玉因傷寒症暴卒。余當時深感進退兩難，只因留學西洋機會難得，放洋時限早經規定，不得不忍痛泣別，心情沉重，不言可喻。

放洋東西洋留學生，均齊集上海，多數寄寓

四馬路新開之孟淵旅舍，惟我下榻舊孟淵旅館，因我已往常住此處，愛其寧靜價廉。我偶然在該旅舍首次碰見張薄泉(繼)及夏紹芝二公，行裝甫下，即逕往法租界叩見先外祖母、三姨母等，並趨「寰球中國學生會」報到，當年首批東西洋留學生放洋者，在上海全體集合留影，共計廿二人。匆匆在滬定置西裝，購辦隨身應用物件，因我取道俄國西伯利亞，蒙先外祖母優渥，特為我定置狐皮獺領黑呢外套一件(合銀幣一百五十元)。老人家一生儉約，如此厚賜，今猶感愧。記得初服西裝革履，覺得神氣，唯領帶打結，費時頗久，愈急愈打不好，打不好須重打，滑稽可笑。

西伯利亞同車學友

不久即北上，由北京轉西伯利亞，與赴歐學生同乘二等國際臥車起行，車內附有餐車，不分等級，旅客自由入座，當年西伯利亞餐車大菜著名，俄製瓦罐啤酒特佳。

結伴赴歐同人，包括陳寅恪、梁仁傑(留法)、黃仲鼎、謝壽康(留比)、歐陽琳(留英)、張弛(留德)。皆優秀英才，尤其是陳寅恪(

此次得到江西官費)，係老留德生，與蔡元培同時，特具天才，學貫中西，談笑風生，雖經十四天火車長程，並不寂寞，除陳寅恪君外，我們都是初次出國，舉止不免土頭土腦，相互取笑解頤。

車行經過瀋陽、長春、哈爾濱，各站都停，哈埠市面氣象純俄國化。車行數日，到達伊爾庫次克(Irkutsk)繞行貝加爾湖(Baykal)南端，湖面堆陳翠玉色大冰塊，美極，蔚為奇觀。此後，沿途在冰天雪地之中，車傍所見俱原始森林，沿途車行偶停，我們常下車徒步，呼吸新鮮空氣，每站食堂，俱備名貴魚子醬土司(Caviar toast)，各式點心，及以俄式煮茶銅壺(Summar)所煮熱茶配以檸檬片供飲，價廉物美。當年往來各國，毋需護照簽證，惟入俄境時須遵照過關檢查，專為征收關稅，經過俄境，若給關員小費，可免翻箱倒篋順利放行云云，吾人偶試果驗。

到達莫斯科車站，已是歐洲境界，再乘車前進，同人決定在柏林下車小住，陳寅恪的留德學友李儼，到站迎接，連日全賴其懇懇照顧，柏林

整潔，燈光通宵照耀。抵德第一夜，李儼引導我們到一著名餐館，有表演節目，免費入場，晚餐我點鹿肉一份，價值一馬克廿五芬尼輔幣，消磨一夜，儼若神仙境界。中國留學生會館在柏林 Kantstrasse 大道，我在該會碰見周斌文留德習陸軍之胞弟，相談甚歡，館址地點適中，備有中菜供餐，經濟實惠。

當年巴黎市容風光

初抵巴黎時日大約在民國二年一月上旬，同人在北車站下車。北站陳舊不堪，烏煙瘴氣，印象欠佳，因無人接車，人地生疎，忙亂一陣，當



本文作者陳和銑博士民國五年春（一九一六）在巴黎留影。

夜即在附近一簡陋小客棧下榻，翌日我單獨趨訪姚叔來於「通運公司」，姚為張靜江（人傑）妻弟，早年在法國替張靜江經營通運公司，厥後縮小範圍，專賣古玩。此時我尚不識張靜江，訪姚只因我在滬所置西裝等件，係由通運公司支店所供應，遂欲與其主持人姚叔來相結識。我內心本想要姚叔來指導，惟覺姚接待我時，頗有矜持態度，以致未便啓齒。我初出茅廬，可惜錯過機會。

初到巴黎，吾人所仰望者，為同鄉老留法生吳文璐（弼剛），但此君乃一純粹學者，除研究數學，常坐咖啡館，打台球消遣外，不愛多管閒事，他介紹閩籍羅建生同學照顧吾人，我同梁仁傑都是由羅建生幫找食宿之所（Pension de Famille）。

猶憶結伴去歐同人於初到巴黎時，既無嚮導，只好按圖索驥，走馬觀花，遍遊法京繁盛區域，由馬德倫娜教堂（Madelaine）經過義大利人大街（Boulevard des Italiens）及國家大戲院（Opera），經銀行區而至和合廣場之文藝中心區（Place de la Concorde），參觀魯

佛宮博物館（Palais du Louvre）及拿破崙墓場，轉到總統府之 Ave des Champs Elysees 大道，直達凱旋門，遠望鐵塔（Tour Eiffel），高聳雲霄，近而遊覽 Bois de Boulogne 森林之湖島游息勝地，然後乘地下車馳往塞納（Seine）河左岸，參觀最高學府中心之拉丁區。

巴黎咖啡館於街道傍滿設桌位，座常客滿，男女混雜，花露紅粉芬芳四溢，歡笑氣氛，顯示太平景象。

此時公眾交通，街上以電車為主，地下車尤清潔迅捷，四通八達，吾人初搭此車，偶然經過 La Gare de Lyon 站，同伴中誤以為已到 Departement du Rhone 之里昂市，雖是笑談，但不足為奇，例如今人初到美國者，亦常將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與 Washington D. C. 弄不清楚一樣。

當年巴黎供私人交通工具，為篷座馬車，執鞭人穿制服，戴高禮帽，徐駛街道，另是一種風光，直至歐戰時汽車多量出產，馬車逐漸淘汰。由中國經西伯利亞結伴同人蒞止巴黎後，為目的終點，除留法者外，其留英、比諸人，與我人互道珍重而別，各奔前程，陳寅恪最先進入巴黎政治大學（L'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作深入研究，不多時轉入英國牛津大學，而後前往美國入哈佛大學，此公才學超羣，終為我國卓越學者，聞名世界。

留法學生名人輩出

我原擬徵求供膳宿之法國家庭，專心練習法

國語文，承羅建生為我找到距中國使館（當時胡維德使法）街名 L'Abbe Gregoire 附近一老婦家裡，共有三間臥房出租，大間為一波蘭籍學生租用，另間為一法國中年寡婦，只剩一小間租給於我，室內只容一床一桌一衣櫃一盥洗臺，備冷水洗面，點煤油燈，壁爐取暖。此為當年法國臥室一般設備，後來移寓拉丁區，客寓漸有電燈

。法國家常菜餚可口，常備葡萄酒當飲料。包括食宿月費一百五十法郎，高住八層樓上，出進須爬高樓，尚勉強對付。惟主婦兼授波蘭青年法文，經常供膳時，主婦全副精神照顧波蘭青年，我竟無機會練習法國語文。住宅四週為天主教耶穌會（Jesuit）教士集中地，滿街所見者皆是漆黑衣冠神父，此種闊淡環境，我深感寂寞，難



中國奇女子民初留學歐洲最活躍的人物鄭毓秀博士。

於久住，以後隨梁君移住郊區之 Pensin de famille，環境改善，惟學習語文，仍不理想。我與梁仁傑終於遷就事實，定居拉丁區，靠近大學，下榻處或供膳食，或僅租房而在外面小餐館用膳，過着一般學生生活。法文只好自修，一面去索爾朋（La Sorbonne）聽公開講演，練習聽課習慣，並有機會多與學生交往。猶憶史學泰斗 Seignouhos 教授於每星期

講演一次，很能叫座，此時法國已男女同校。據傳清末最早留法學生為馬建中（叔眉），即馬相伯之弟。馬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以郎中派赴法國使館任職，同時入校學習政治法律。張靜江、李石曾則於一九〇二年隨駐使法國大臣孫寶琦赴法。在我人到達以前，留法同學原有錢泰（階平）、周緯（星槎）、褚民誼、吳文璐、李麟生（聖章）及陸月琴女士等，另有習陸軍的一批約十餘人如王如玖等。當吾人行抵巴黎，全國各省公私費留法生亦均紛紛到達入校深造，以便為建設民國效力。據記憶所及，大約可分下列各類：

- A、留法勤工儉學第一班，有李書華（潤章）、徐廷瑚（海帆）、李宗侗（玄伯）、李宗侃（叔陶）、昆仲、汪申（申伯）、彭濟羣（志雲）、陳揚傑、樂禔（篤周）。第二班聶國樑（培元）、張紹程、鄭毓秀、李駿（顯章）、何魯、余順乾（子元）、謝田、李乃堯、朱廣儒、朱廣相、朱廣才等。

B、河南公費生徐炳昶(旭生)、吳法鼎(新吾)、王尙濟(海帆)、余同甲、曹鍾華(棟生)等。

C、四川公私費生季宗孟(叔平)、吳永柵(玉章)、劉厚(大悲)、羅一士、吳昆吾及其夫人朱女士、楊子嘉等。

D、雲南熊慶來、李汝哲等。
E、廣西麥煥章(夢克)、蘇希洵(子羨)等。

F、廣東范淹(冠球)、龍紹康、張競生等。
G、湖南仇蒙(亮恒)、戴修駿(毅夫)、劉機等。

H、吉林張翼軍、孫紹康等。
I、福建劉鎮中、龔湘(禮南)。
J、江蘇朱文瀾(佛定)、趙志游、經利彬(燧初)、謝維麟、汪孝熙、耿嘉基(續之)、葛敬中、謝東發等。

K、湖北喻毓南、居勵今等。
L、安徽祖與讓等。
M、陝西王鳳儀(來庭)等。
N、浙江胡世澤等。

討袁戰起官費撤銷

留法學生中女留學生鄭毓秀(見圖)是一位奇女子，非常開通活躍，曾經聯絡留學生從事革命救國活動，後來嫁給魏道明，成為魏夫人。巴黎中國學生會館地址，早年靠近中國使署，備有中文四書五經、中文報紙、棋具、餐具、桌椅及早年學生照像俱全。後來搬到拉丁區 Odeon 戲

院附近，雖已將範圍縮小，但學生稱便。民國二年李烈鈞湖口起義討袁，軍事失利，竟招致我留法官費之撤銷，事出倉卒，連接國內親友函示均勸我逆來順受，應如命回國，徐圖挽回，以免流落異鄉。不得已，於民國二年冬離法，仍取道西伯利亞馳回北京。其時先外祖母及二舅、周姨丈夫婦在東城胡同與范照績(紹峻)將軍同居，余抵京師東車站時，承中和二舅接車，並欣然告知官費業經恢復；全賴蔣作賓、陳師曾(寅恪長兄為四舅留日老友)、符鼎升、陳任中(教育部次長)，諸公聲援，始由江西民政長李純撤銷前令，恢復官費。此事竟出爾反爾，如同兒戲，異常滑稽。余隨侍先外祖母一些時日，即趕回九江探親，日親先祖母年邁(先祖母已先仙逝)，母親蔡閉，姊妹苦況，心如刀割。幸我得此機會回國一趟，與我親人小聚，從此永訣，豈非天意。

歐戰爆發巴黎被圍

我重返法國後，第一次歐戰爆發，全國國民紛紛應征服役抗敵。忽然德軍逼進巴黎，市民走避，我亦與同學結伴前往西部諾曼底(Normandie)，在 Bayeux 附近海岸暫避。嗣經霞飛將軍在馬爾諾(Marne)抗拒德國敵軍得法，局勢穩定，我於九月重返巴黎，於一九一五年入巴黎法科大學。一九一五年秋，我正式註冊於巴黎法科大學，讀學士班(Bachelor)，兩年畢業，其主要科目按學年終了時(每年暑假前)，分門口試，及格者，始予升級後，讀碩士班(Master)一年畢業，各科口試及格，遂准升

學。當年巴黎法大，在國際方面很有名望，因法文為國際公務通用語文，並且全國著名教授多齊集巴大，註冊始業學生幾近千數，羣集聽課於大講堂，洋洋大觀。但學生上課與否，乃絕對自由，着重自修，校內專設大小圖書館，日常滿座。法國當年大學功課，注重專門通才教育，學習法律者，必須讀羅馬法、法學史、民法、刑法、商法、行政法、國際公法、以及經濟、財政諸科目，且為必修科。博士班將公法，私法分兩類另行講授，亦有共同功課，堅持通才教育原則，無論專攻公法或私法，必須兼授政治與經濟，培植建設領袖，頗適合中華民國之所需。法大校長(Doyen)須經大學教授會選定，然後申請教育部任命，我們當年的校長為 Larnaude 教授。法大座落，其左為哲人墓祠(Le Pantheon)，係經由 La place du Pantheon, La we Soufflot, la we Saint Jacques et lor rue Cujas，四條街道出進，位置塞納河左岸，聖密修大道(Blvd Saint Michel)，是拉丁區的交通中心，咖啡館林立，供膳食，學生常在咖啡館看書、閱報、寫信、跳舞或與情侶說愛，隨心所欲。並可直達盧森堡公園，塞納河左岸區域，遍設地攤，經售各類舊書、各色物品，經過大道噴泉池，往來行人最多，尤其是夜晚更為擁擠。盧森堡公園正門對街，全是書店，其門前書攤，供人翻閱，公園為我人日常散步休息勝地，由園內西行，可直通 Montparnasse 大街，其中咖啡館，多為文藝界人士聚會遊息之處。

(未完)